

李零 著

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

簡帛古書並不僅僅是用古文字寫成的文獻，它還是古代思想的記錄。我們對文字的考釋，最終都是為了文字以外的東西。



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

李零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李零著.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朗朗書房·李零作品)
ISBN 978-7-300-08427-5

I. 上…
II. 李…
III. 竹簡文—研究—楚國(?)～前 223)
IV. K877.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28988 號



朗朗書房·李零作品
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
李零 著

出版發行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關村大街 31 號 郵政編碼 100080
電 話 發行熱線:010-88879833
編輯熱線:010-88879860
網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書房網)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網)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網)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盛蘭兄弟印刷裝訂有限公司
規 格 150 mm×229 mm 16 開本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張 11 插頁 2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數 92 000 定 價 18.00 元

上博楚簡是20世紀90年代與郭店楚簡并肩的簡帛古書的又一大發現。作為上博楚簡的最初整理者，作者對這批最早公布的簡文非常熟悉。《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即其閱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冊的讀書筆記，也是繼《郭店楚簡校讀記》之後，作者的另一部簡帛古書個案研究專著。

經過重新排比，重新考訂，作者對簡文注釋者在整理工作中的失誤也多所訂正。指出《孔子詩論》其實是從《子羔》篇裁出，同卷的簡文尚未公布，這部分簡文並不是按《詩序》、《頌》、《雅》、《風》和《綜論》的順序排列。由于此冊公布的簡文，有兩種與郭店楚簡相同，作者對二者的異同進行了比較，可視為《郭店楚簡校讀記》的姊妹篇。

李零 生于1948年，祖籍山西武鄉縣，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期從事考古、古文字及簡帛古書的研究，曾先后參加美國賽克勒—弗利爾美術館藏戰國楚帛書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整理和研究。早在20世紀80年代，即著有簡帛古書研究專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其著頗豐，主要有《中國方術正考》、《中國方術續考》、《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孫子〉古本研究》、《吳孫子發微》、《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等。

朗朗書房 · 李零作品 出版主持 呼延華

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

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

李零文史論集



朗朗書房

long-long Book House

網址: www.longlongbook.com

發行熱線: 010-88879833

策 劃 / 吳興元

責任編輯 / 徐 剛 李二民 馬秀琴

版式設計 / 孟慶磊

封面設計 /  大象設計工作室 · 倪志強
DaXiang Design Office 010-64283823

自序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自己寫書自己作序。因為我已經單槍匹馬慣了，不想在蠅頭上面再撒什麼佛光。

也許祇有一個例外吧。二十多年前，好像是一場雪後，當時還在做考古的張承志，他帶我去看俞偉超先生，在一所非常簡陋也很狹小的房間裏。我就是從那時開始，才一步步走進學術之門（當時幫我的人很多，讓我湧泉難以相報）。後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書能出版，我一定要請俞先生作序，無須任何誇獎，祇是一點紀念。但真的到了那一天，我才發現，俞先生太忙，而且他客氣地說，他是考古學家，對《孫子》不懂，拖了很久，我還是沒有得到他的序言（俞先生現在住在小湯山養病，前不久我還看他，真希望他能恢復健康）。他大概不知道，他給我的鼓勵和幫助（特別是他的想象力和感染力）對我有多大分量。所以，從此，我發了一個誓，序言一定要由自己來寫，而且絕不給他人作序。寫，就要寫純粹的個人感想，而且是擱筆之際一剎那的感想。每句話都掏心窩子，一點顧忌都沒有。

現在我想到了什麼呢？其實很簡單，就是很累。學術是個充滿誘惑，讓人自不量力，忘乎所以的事（看見的比能做的要多得多）。當了知識分子，就得認命。我很忙，也很懶，是個時間吝嗇鬼。我不但害怕“地不愛寶”，唯恐太多的東西突然從地下冒出來，而且說實話，我真有點後悔，怎麼耳朵太軟，掉進上博楚簡就爬不上來了。本來我在寫自己的書，好端端地，突然消息傳來，上博楚簡出版了！我明白，轟騰轟騰，新一輪的熱鬧又開始了，我又沒法消停了。大家都說，你既然是上博楚簡的整理者，而且是“初步”整理者，你是不能不說話的。但我能說什麼呢？恐怕還是寫點讀書筆記好，哪怕就像當初，祇是非常初步的東西。因為我知道，上博楚簡太重要（有人會宣傳，不用我來講），甭管我該負什麼責，責任都很重大。我祇能盡我的心去做，就算做得不好，也讓別人能踩着走，有坑的地方我插個旗。

這兩個星期，北京在開各種會（下星期一在歷史所也有會）。我參加的頭一個會是龐樸先生和姜廣輝先生主持的，當時手頭還沒書（上海博物館的書是後來才寄到）。龐先生打電話要我發言，我說連書都沒有，發什麼言？所以他讓邢文先生給我預備了複印件。會上，大家要我介紹情況，我盡我所知，講了點實情。他們都很希望，我能像寫《郭店楚簡校讀記》那樣，也寫幾篇校讀記出來。而且開完會，龐先生還借書給我。然後呢，緊接着，臺灣輔大的丁原植丁先生就來了，他在王府井下榻，從沙灘買了價值 600 元的大書送我，要我先睹為快。我想，這麼多人都催，湊手的兵器也有了，你還等

什麼，開練吧。我就一口氣寫了三篇東西。寫完，四肢酸痛，兩眼呆滯，頭腦麻木，正想喘口氣，丁先生的主意來了，他說，你再加點什麼，湊本書吧，比如說，你討論郭店楚簡的文章（收入《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討論《緇衣》和《性自命出》的兩篇），還有你評達園賓館會的文章（這篇文章，我是得罪天，得罪地，誰都不敢登）。然後我就編了這本小書，真是想不到。寫作期間，丁先生請我吃了好幾次肥牛火鍋，他說比臺灣的火鍋好。

我和丁先生是老朋友了，謝謝他的書，謝謝他的飯，謝謝他的安排。是爲序。

2002年1月12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目 錄

自序	(1)
第一部分 上博楚簡校讀記 (1)	
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	
——《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	(3)
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二)	
——《緇衣》	(38)
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三)	
——《性情》	(50)
第二部分 相關論文 (71)	
郭店楚簡校讀記(之一)	
——《緇衣》	(73)
郭店楚簡校讀記(之二)	
——《性自命出》	(101)
參加“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幾點感想	
.....	(129)

附錄 作者校訂後釋文	(145)
上博楚簡《子羔》篇“孔子詩論”釋文	(147)
上博楚簡《緇衣》釋文	(151)
上博楚簡《性情》釋文	(155)
郭店楚簡《緇衣》釋文	(159)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釋文	(163)

第一部分

上博楚簡校讀記

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

——《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

說 明

又是一年將盡。

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公佈了上博楚簡的第一批材料，其中收入《孔子詩論》、《紂衣》和《性情論》三種。^①我是這批竹簡的最初整理者，對材料比較熟悉，但重新閱讀，卻恍如隔世。回想當年，我曾多次往返於京滬之間，工作之艱辛難與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外人道，聊以自慰者，唯盡心焉而已矣。^① 記得第一遍剪貼（大約在 1995 年的 7 月我去美國之前），還在我的舊家，即我北京薦門里的寓所，當時所用者祇有複印件（很多字跡和編痕都看不清楚），斗室之間，滿地碎片，大汗淋漓，難以周旋，實在不得已，但到 7 月 1 日，終於完成初步的分類（用對開素描紙把複印件剪貼成冊，錄釋文於簡側）；第二遍（大約在 1995 年 12 月—1996 年 3 月初），始及照片（照片是黑白照片，有些暴光時間和縮放比例不一致，也不夠理想），地點換到上海，在新建博物館的五樓，空間倒是很大，但時間又不便（問題祇能在當地解決）。這兩次整理，當然很初步，但對後來的工作是關鍵。特別是第二次，我是冬天到上海，春節不回家（一人蹲在龍漕路，聽徹夜的鞭炮聲，至今回想，音猶在耳），夜以繼日，整整幹了三個月，直到開課才返回北京，臨上飛機，還在錄音機下交代問題，緊張得不得了。當時我想，這麼大的工作量，短短三個月怎麼完成（況且剛到，為決定是否剪照片，還耽擱了十幾天），多虧有青銅部諸君（李朝遠、周亞、孫慰祖、馬今洪、李柏華、韋志明、謝海元）大力協作，才總算把全部照片剪貼成冊，作了釋文（供排簡用，有標點和括注的釋文），這是值得高興的。但遺憾的是，當時為了趕活，白天剪照片，夜裏作釋文，窮目力之艱，跟時間賽跑，既不能細心閱讀，又不能從容思考，很多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我留下的

^① 我很感謝推薦我到上海工作的王世民先生，也很感謝上海博物館以重任相委，自問在能力和條件允許的範圍裏已盡了最大努力。《孫子》說“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我以我能參加這一工作而自豪，也願為我所承擔的工作負責。

草稿肯定會有不少錯誤與疏忽。後來，雖然我還到過幾次上海，但聽馬承源先生安排，除交我注釋的幾種，我沒有參加進一步整理，也沒有機會修改剪貼本的舊稿（剪貼本留在上海，手頭祇有很晚才寄給我的複印件）。但我一直在想，將來有一天吧，我還得補課學習。現在，謝天謝地，書總算出來了。我終於可以坐在北京，享受閱讀的愉快，並把自己的心得寫成讀書筆記，向參加整理的學者請教，也向其他讀者請教。

一

現已公佈的竹書，從簡長講，在上博楚簡中是最長的一類，即將近 56 釐米的大簡。在這篇文章裏，我要談的主要是被定名為《孔子詩論》的那部分簡文。其他兩種，我會在其他文章中討論。這裏說一點我個人很不成熟的想法。

首先，我想談一下簡文的定名和結構問題。^①

這個問題其實是老問題了。一年前，在北京達園賓館召開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 年 8 月 19—22 日）上，我聽馬承源先生介紹過這部分簡文。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參加過這批竹簡的整理，打電話和登門詢問的人很多，後來

^① 任何竹簡的整理，結構問題都很重要。因為個別字認錯了，或者沒有認出來，比較容易彌補，但簡文的分類和排比，必須通盤考慮，一旦印刷，很難調整。因為我們的書很貴，出版社不能反覆印，讀者也不能反復買。

在龐樸先生辦的簡帛網站上，我寫過一篇小文，^①跟大家介紹過一點情況，也簡單說過我個人的理解。我的看法是，現在題名為《孔子詩論》的簡文，其實是《子羔》篇的一部分。這是按剪貼本初稿提出的想法。我一直是這麼看，現在並沒有變。所以本文副標題是“《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

我說的《子羔》篇，既包括這裏稱為“孔子詩論”的部分，也包括與此抄在同一卷上的其他兩部分（尚未發表）。^② 其中一部分抄在這一部分前面，現存十五簡（據剪貼本初稿），多已殘斷；另一部分抄在這一部分後面，現存六簡（據剪貼本初稿），也不完整，但我們從簡長、簡形，還有字體和書寫風格看，它們與這一部分是連寫接抄，章與章之間並不留白提行。前面的部分是子羔向孔子請教，討論“三王之作”，即禹、契、后稷，他們的爲王，究竟是出身卑賤，得自禪讓，還是由已經成爲天子的帝王傳位於子。簡文殘缺，但還保存着兩個章號，其中第二個章號，也就是這一部分的結尾，即“孔子詩論”部分第一簡上的章號（詳下）。後面的部分，則是講“魯邦大旱”，魯哀公向孔子請教該怎麼辦，簡文也保存着一個章號。

這三部分簡文，現在被分成三篇，原因可能主要是，它的篇題是寫在卷首的第三簡背面，即簡文第一部分的第三簡背面。注釋者認爲這祇是簡文第一部分的篇題，即子羔問“三王之作”部分的篇題，後面兩部分，在內容上不同，不能用這

① 李零《參加“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幾點感想》。

② 屬於這兩部分的簡文，各有四簡見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24 頁。

個篇題去概括。這一看法好像很合理，但從古書體例的一般情況看，從上博楚簡其他各篇的題篇規律看，其實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問題牽涉廣泛，我想稍微多說幾句。

第一，古書內容結構的最小單位是句（句子），再大一點是章（段落），再大一點是篇。句有句讀（在上博簡中，情況同於郭店簡，是作各種不同形狀的小點，作用不盡同於現代標點，有時點，有時不點，點多半是在容易混淆的詞、句之間，以及需要強調或說解的地方，如果是韻文，則往往點在韻腳），章有章號（在上博簡中，情況同於郭店簡，是作墨釘或寬黑槢），篇有篇號（在上博簡中，情況同於郭店簡，是作鈎識號），可供識別。一般情況下，其分篇都是留白提行，分章則是連寫接抄。現在我們討論的這一篇，因為簡文殘缺，沒有發現篇號，但它有五個章號保存下來（“三王之作”部分兩個，“孔子詩論”部分兩個，“魯邦大旱”部分一個），章與章明顯是連寫接抄。特別其第二個章號之前有一段話，是作“……行此者，其有不王乎”，這段話，注釋者以為是“孔子詩論”部分開頭部分殘存的簡文，前面還另有文字，但我理解，它是“三王之作”部分的結尾，而不屬於“孔子論詩”部分。簡文雖包含三類不同內容，但實際上是一章挨着一章抄，其實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第二，古書的篇題，從出土發現看，多在卷首第二簡或第三簡，或卷尾第二簡或第三簡。前者是從後往前捲，把卷首露在外面，卷尾收在裏面；後者是從前往後捲，把卷首收在裏面，卷尾露在外面。其題篇方式也有兩種，一種是拈篇首之語（情況同於現在電腦存檔自動題名的方式），一種是撮內容